

夜光杯

新民晚报

20

贾府有四个小姐，贾探春排行第三。她跟贾环姐弟俩是贾政和小老婆赵姨娘所生，旧时代称为“庶出”。《红楼梦》有一段故事写贾母带着刘姥姥逛大观园，一路上看了几位小姐的住处。房间的布置和摆设，与主人的性格、趣味有关，所以这也就是在写人。

这群人先是到了林黛玉的住处潇湘馆，老太太感觉这个地方色彩幽暗，让凤姐把原来绿色的窗纱换成银红色的，这样就显得鲜亮一些。

后来她们去了薛宝钗住的蘅芜苑，“及进了房屋，雪洞一般。白色的房间空空荡荡，没有任何玩器摆设。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，质地比较粗的宋代花瓶，瓶中插着数枝菊花。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，被褥也十分朴素。贾母对此也不赞成，年轻女孩住的地方，不应该这么素净，叫人把她自己的几件珍贵器物拿来给宝钗摆放，让人把帐子也换了。”

这是从侧面写林黛玉的容易伤感的性情和薛宝钗朴素淡雅的格调。这两人在前面的故事里已经是反复出场，所以上面的情节只是起一点烘托作用。接着写贾探春就不一样了。探春在前面活动少，写她的住处，是让读者从这里真正地了解到她，这是探春正式出场的方式。

探春住的地方叫“秋爽斋”，名字就带着辽阔的意味。小说写贾母等人来到这里，首先用了一句话来概

括探春的趣味：“探春素喜阔朗”。她喜欢开阔明朗。这趣味体现在住房，是“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”。三间开不加隔断，连成一个厅堂，那就会非常开阔。进入厅堂迎面放着一张大书桌，花梨木的架子，那是名贵木材，配上大理石的桌面，不仅是大，而且分量。大厅堂，大桌子，沉重的大理石，气派就出来了。

书案上垒着各种名人法帖，数十方贵重的砚台，各色笔筒，还有“笔海”就是超大的笔筒，插的笔如树林一般。那一边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。汝窑是宋代瓷器的著名品种，花囊是扁形大口的花瓶，那么斗大有多大呢？一个小脸盆样子吧。在这样的花囊里，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。所有的东西，都是同样特点：大，贵重，气派。

跟书案相呼应，西墙上当中挂着字画。中间是一大幅米芾的《烟雨图》。这米芾是北宋的大书画家，他的山水画不求工细，喜欢画烟雨苍茫的江南景色。《烟雨图》左右挂着一副对联，乃是唐代书法大家颜真卿的墨迹，对联上写的是：“烟霞闲骨格，泉石野生涯。”意思是：在云霞之中，山水之中，过着朴素而悠闲的生活。这是古代士大夫所向往的人生境界。

米芾的画配上颜真卿的书法，那就是书画的最高配置了。放在现在，哪一件都是上亿的价格。就算

同样是北京的著名小吃，说到茯苓饼，大概百分之八十的人都知道，而说到银丝卷，大概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不知道。

对银丝卷，我实在想不出用什么你听得懂且不太啰嗦的语言来作准确的概括，老实说，“度娘”照样说不清。不得不承认，民间有高手。在我冥思苦想的时候，内淮，已把银丝卷是咋回事一下子说明白了——馒头里夹面条。

怎么夹？从银丝卷的横截面看，它就像一根粗电线的表皮包着几十根小电线。银丝卷理论上要过十几道工序：揉面、溜面、出条、刷油、切段、揉合、擀面、卷丝、翻折、包紧、蒸制、切块、码盘等。可惜，这些名词太概念化，读者还是一头雾水，所以必须作非常具体的分解——把一小块发酵、揉匀后的面团摺扁，擀开，切丝；取其中一部分丝放到另一块擀好的面饼上面；将丝卷起来即可；旺火足气蒸制（中途不能揭盖，才能蒸得饱满）；用手轻搓几下蒸好的银丝卷，使馅丝之间形成空隙，达到蓬松柔软的目的。

世界上的事，无非“简单”和“复杂”两道。一般来说，外行会把

“简单”的事“复杂”化；内行则会把“复杂”的事“简单”化。餐饮业则正好相反，银丝卷就是一个典型。

据说，南宋时，老百姓为避战乱，情急之下，把家中剩余的面条切断，将它们像馒头一样包卷起来，成就了银丝卷。

明明是可以变出许多花样的面条，却被粗暴处理，化为纯粹的馒头，还美其名曰银丝馍、金银馍。这是“复杂”变“简单”的案例。

另一个传说，银丝卷是慈禧太后的“豪华早餐”之一。众所周知，在饮食上老佛爷一贯喜欢删筒就繁，“绿豆芽塞肉”这道菜，是她的心头好。老北京周筒段先生告诉我们：当年西单曲园饭店银丝卷里的“面条”，需加工九次，才能搞出一百一十一根！天哪，这不是做银丝卷，而是做光缆啊！

明明原先仅是一只实心淡馒头，非要弄得很复杂、很考究，一般老百姓哪有闲工夫侍候那玩意儿！当然只有宫廷御厨或高级饭庄方能措手啦。

欣赏这种外观朴实、滋味单纯、做工精巧，主题鲜明的小吃的

银丝卷

西坡

第十二回里洪七公自诩：“我在御厨房的梁上躲了三个月，皇帝吃的菜每一样我先给他尝尝，吃得好就整盘拿来，不好么，就让皇帝小子自己吃去。”于是，金庸安排了以下一则桥段——

忽听黄蓉远远喝彩道：“好啊！”只见她手提食盒，缓步而来。洪七公眼睛尚未睁开，已闻到食物的香气，叫道：“好香，好香！”跳起身来，抢过食盒，揭开盒子，只见里面是一碗熏田鸡腿，一只八宝肥鸭，还有一堆雪白的银丝卷。

洪七公大声欢呼，双手左右上落，右手上左落，抓了食物流水价送入口中，一面大嚼，一面赞妙，只是唇边、齿间、舌上、喉头，皆是食物，哪听得清楚在说些什么。吃到后来，田鸡腿与八宝鸭都已皮肉不剩，这才想起郭靖还未吃过，他心中有些歉仄，叫道：“来来来，这银丝卷滋味不坏。”实在有些不好意思，加上一句：“简直比鸭子还好吃。”

暑假前某日，我乘公交车返家，停靠

在某小学近旁站点时，恰逢放学，车一下子坐满了学生和来接他们放学的家长，车厢中也热闹了起来。但不久，我就发现了一个现象：驶离站点半站不到，不少学生就露出了昏昏欲睡的疲态：有在座位上睡着的；有拽着拉手站着打盹的；还有学生发出了沉沉的鼾声……

驾驶员此时也放慢了车速，让车辆匀速行进。我不解，询问驾驶员，路上车辆又不多，怎么开那么慢啊？驾驶员说，这个时段，车厢里学生多，且学生多半都会打盹，如果车速快了，有些颠簸，万一有站立着打盹的学生反应不及，容易导致事故。他还说，车上的小学生，多半在车行半站路后，就会犯困，公交驾驶员都戏称现在的学生是“半站困”，因此在放学时段，驾驶车辆时就得格外谨慎，以确保安全。

前不久，教育部专门发出必须保证小学生每天睡足10小时，初中生睡足9小时，高中生睡足8小时的通知，通知下发了，各级学校也传达了，但落实情况如何呢？从在车上打盹成常态看来，是有疑问的。既然短时间难以改变，那么像公交驾驶员的此举，就尤显可贵。我要为敬业、贴心的公交驾驶员点上大大的赞！同时希望他们的做法能为其他行业效仿，为“祖国花朵”的健康成长助力。

让孩子睡足，睡好，道理都懂，但要让有“起跑线”焦虑的家长执行，难啊。但不论多难，也应该想方设法创造条件。现在已有不少学校就采用了家里睡不足，学校中午补的方式，如郑州就有许多小学备好了床垫、被褥等，利用中午时段，让学生在学校美美地睡上一觉，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，我想，这个可以有！一言以蔽之，让孩子不再有“半站困”。

又是一年夏天开始。50年前的夏天（1971年）我刚好十七周岁。8月18日，上海市教育系统组织长游（15000米）黄浦江活动。当时上海十个区，每个区组织100人的方队，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。

我们学校是普陀区南海中学，共有三名同学参加，王亚军、李成茂和我。参加活动的同学在长风公园原游泳池北面的天然河道里测试，每位参与者戴上编了号的泳帽，工作人员记录大家的游泳距离和速度，录取一百名，合格后组织集训。当年给我们指导的是姓丁的教练，组成10×10的方队，根据测试的体能、速度、游泳技能较好的队员分别为前二排和后二排。记得丁指导要求前二排队员稳住速度，后二排压住阵脚，队伍始终保持方队不变形。

训练约一周。8月18日我们被送到黄浦江上游耐火材料厂，各区队依次下水，浩浩荡荡的十个方队在黄浦江长

人，应当说，其眼界和品位都是可以的。

金庸笔下的洪七公，绰号“北丐”，武功盖世。《射雕英雄传》里，洪七公自诩：“我在御厨房的梁上躲了三个月，皇帝吃的菜每一样我先给他尝尝，吃得好就整盘拿来，不好么，就让皇帝小子自己吃去。”于是，金庸安排了以下一则桥段——

忽听黄蓉远远喝彩道：“好啊！”只见她手提食盒，缓步而来。洪七公眼睛尚未睁开，已闻到食物的香气，叫道：“好香，好香！”跳起身来，抢过食盒，揭开盒子，只见里面是一碗熏田鸡腿，一只八宝肥鸭，还有一堆雪白的银丝卷。

洪七公大声欢呼，双手左右上落，右手上左落，抓了食物流水价送入口中，一面大嚼，一面赞妙，只是唇边、齿间、舌上、喉头，皆是食物，哪听得清楚在说些什么。吃到后来，田鸡腿与八宝鸭都已皮肉不剩，这才想起郭靖还未吃过，他心中有些歉仄，叫道：“来来来，这银丝卷滋味不坏。”实在有些不好意思，加上一句：“简直比鸭子还好吃。”

暑假前某日，我乘公交车返家，停靠

在某小学近旁站点时，恰逢放学，车一下子坐满了学生和来接他们放学的家长，车厢中也热闹了起来。但不久，我就发现了一个现象：驶离站点半站不到，不少学生就露出了昏昏欲睡的疲态：有在座位上睡着的；有拽着拉手站着打盹的；还有学生发出了沉沉的鼾声……

驾驶员此时也放慢了车速，让车辆匀速行进。我不解，询问驾驶员，路上车辆又不多，怎么开那么慢啊？驾驶员说，这个时段，车厢里学生多，且学生多半都会打盹，如果车速快了，有些颠簸，万一有站立着打盹的学生反应不及，容易导致事故。他还说，车上的小学生，多半在车行半站路后，就会犯困，公交驾驶员都戏称现在的学生是“半站困”，因此在放学时段，驾驶车辆时就得格外谨慎，以确保安全。

前不久，教育部专门发出必须保证小学生每天睡足10小时，初中生睡足9小时，高中生睡足8小时的通知，通知下发了，各级学校也传达了，但落实情况如何呢？从在车上打盹成常态看来，是有疑问的。既然短时间难以改变，那么像公交驾驶员的此举，就尤显可贵。我要为敬业、贴心的公交驾驶员点上大大的赞！同时希望他们的做法能为其他行业效仿，为“祖国花朵”的健康成长助力。

让孩子睡足，睡好，道理都懂，但要让有“起跑线”焦虑的家长执行，难啊。但不论多难，也应该想方设法创造条件。现在已有不少学校就采用了家里睡不足，学校中午补的方式，如郑州就有许多小学备好了床垫、被褥等，利用中午时段，让学生在学校美美地睡上一觉，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，我想，这个可以有！一言以蔽之，让孩子不再有“半站困”。

又是一年夏天开始。50年前的夏天（1971年）我刚好十七周岁。8月18日，上海市教育系统组织长游（15000米）黄浦江活动。当时上海十个区，每个区组织100人的方队，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。

我们学校是普陀区南海中学，共有三名同学参加，王亚军、李成茂和我。参加活动的同学在长风公园原游泳池北面的天然河道里测试，每位参与者戴上编了号的泳帽，工作人员记录大家的游泳距离和速度，录取一百名，合格后组织集训。当年给我们指导的是姓丁的教练，组成10×10的方队，根据测试的体能、速度、游泳技能较好的队员分别为前二排和后二排。记得丁指导要求前二排队员稳住速度，后二排压住阵脚，队伍始终保持方队不变形。

训练约一周。8月18日我们被送到黄浦江上游耐火材料厂，各区队依次下水，浩浩荡荡的十个方队在黄浦江长

其言其行，未必由衷，至少，银丝卷在洪七公心目中还是占有一定地位的。

尽管银丝卷确实很像一只淡馒头，但吃的时候却不能像吃淡馒头那样豪情万丈、狼吞虎咽。你得文雅一点，慢慢扯，慢慢撕，慢慢抿，慢慢咽，务必让舌尖体验到“面条”的一丝一丝，感受其存在的价值。即使你任性得如同“晴雯撕扇”，没事儿，只要别把半个银丝卷一下子塞在嘴里就行。

如今，坊间制作银丝卷，花样很多，除了蒸，还有油炸。为了追逐一股奶香，有人还把奶粉掺到面粉里头。对此做派，我不敢苟同——那不与曾经风靡一时、油里炸或炼乳蘸蘸的刀切小馒头，“穿一条裤子”了嘛。

先前卖过一个关子，本文收束时必须表一表了——倘若到“国际饭店”买蝴蝶酥，可以顺便问一下：银丝卷还有卖吗？倘若到“燕云楼”吃烤鸭，不妨多要几只银丝卷。很久以前，我听说该店定下规矩：银丝卷只对堂吃的客人开放。我不知道这条规矩现在破了没有？

三小姐的闺房

骆玉明

是《红楼梦》写作的年代，这也是珍贵的文物。这当然是荣国府所收藏的东西，不是一个小女孩可以置办的。但一定是探春特别喜欢，她也比别人懂，才会放在她的房间里。

这姐弟俩完全是相反的模式，成为鲜明的对照。《红楼梦》试图通过一对亲姐妹，写出贵族大家庭中，庶出子女不同的发展可能。

探春和贾环不同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呢？首先当然与生长环境有关。贾环是跟随赵姨娘长大的，而赵姨娘本身是一个鄙陋、阴暗、恶毒的女人，她的生命的色彩，会一一传染给她的宝贝儿子，而几乎没有人能够矫正。

贾探春则是跟随贾母长大的。贾母经历过贾府的全盛时代，她见多识广，在根柢上有一种高贵的气息。而且她很有趣味，大度善良，这些都会给探春以强烈的熏陶。

但这种熏陶并不是唯一的因素。事实上贾府除贾元春很早就进了皇宫，其他三姐妹都是在老祖母身边长大，迎春、惜春的性格都要比探春弱很多。那么另外的因素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探春对命运的自觉和挣脱这种命运的努力。

在中国古代的多妻制婚姻中，有一种在现代看来很奇怪的家庭关系：妾虽然被称为“半个主子”，但严格说来她的身份仍然是奴婢；而妾和主人所生的儿女，身份却是主子。所谓“庶出”的公子、小姐，必须认父亲的正夫人为“嫡母”，就是礼法意义上正式的母亲，而生母的地位并不重要，甚至可以忽略不顾。

可是庶出的身份仍然在那里，血缘关系上的母亲也仍然在那里。因此像探春这样聪慧、敏感而好强的女孩，常常会处在矛盾和痛苦的境地。

第五十四回写到赵姨娘的弟弟赵国基死了，当时贾探春代王熙凤管理荣国府的内部事务，她决定按常规赏二十两银子。赵

姨娘认为给得少了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找探春哭闹：“如今你舅舅死了，你多给了二三十两银子，难道太太就不依你？”

这刺到了探春的痛处。她气得脸色发白噎住了气，问道：“谁是我舅舅？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，那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？”探春所认得的舅舅，是“嫡母”王夫人的哥哥，身任九省都检点、显赫无比的王子腾，赵姨娘所说的舅舅，是荣国府的下等奴才赵国基。这两个人，岂止是天上地下！

探春的心思，就算母亲是无法否认的，也不要牵扯出什么舅舅来。如果由此带出一大堆“亲戚”来，岂不是要把这位三小姐拖进奴才窝子里去吗？

你能够理解探春吗？她是贵族豪门里一个小老婆生的大家闺秀。这里“小”和“大”是互相矛盾的。她喜欢大的东西，喜欢高贵，喜欢气派；在贾府的小姐中，她比谁都更像一位贵族小姐。可是她心藏着一个“小”，她怕别人因为这个“小”而鄙视她。她把自己撑开来，想要遮没那个“小”。

所以探春很辛苦。

叶飞老师的速写作品

韩硕

叶飞老师的长女王莹发来一批他的速写作品。叶老师是我国新兴木刻运动的优秀代表之一，著名版画家，作为我国儿童美术开拓者之一，以木刻形式创作插图方面独树一帜。《咕咚》《狐狸列那的故事》等都堪称经典之作。我们对他的版画作品非常熟悉，也曾欣赏过他的国画，知晓他对艺术的执著和钻研，但还未领略过他这样完整的速写。

其中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人物写生，因年代久远，留下的已经不多，但就此仅有的几幅，足见其功力：流畅而笃定的线条，准确而概括的造型，还有略带诙谐又恰到好处夸张，注重对人物气质与情感的捕获与刻画。

一组造船厂速写十分引人注目。小到推车、安全帽、电焊设备之类的物件，大到吊车作业、工地、船坞以及巨轮拼装与下水等壮观场面，而描写造船工人的形象——电焊工们因性别不同、焊接部件不同而呈现出各种姿态与状貌，还有表现群体作业的，如安装螺旋桨、油漆船体……

这组速写，数量多，内容丰富，表达深入，无论人物、物件还是场景都十分传神，简略又不失关键细节，密集中层次分明，画面很富有感染力，让人感受到作者表现船厂生活和造船工人的迫切欲望和激情。

这组速写标注的日期是1972年。那一年，应该是叶老师借调在上海美术创作办公室期间，而据叶老师在一篇采访稿中称，1962年他曾随出版社去船厂写生和体验生活，并创作了《船台》《雾》《漆工》《锻工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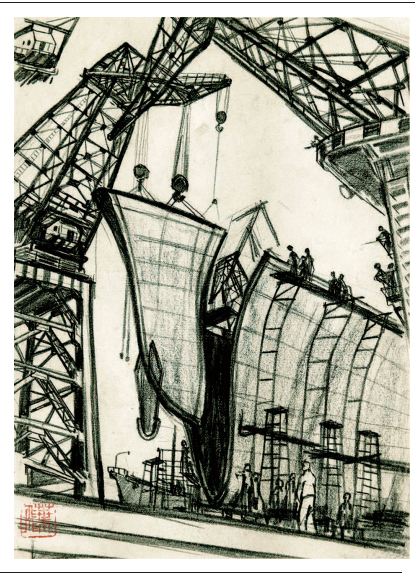
巨轮拼装

速写 叶飞

可见叶老师不止一次去船厂下生活写生，这一题材给予他很深的内心感触，促使他除画出一批精彩的速写外，还完成了不少版画创作。从中也反映出他对寻常生活、普通百姓的关注与热爱、他的艺术敏锐、丰厚的表现和创作力。

在叶老师的百岁画展上，能欣赏到他的这些精彩速写，着实欣喜。

在此祝叶老师身体健康、艺术常青。



「半站困」

余建民

健康